共十八

墓誌
神道碑
墓碣
墓表

農巖集

十四

農巖集卷之二十七目錄

墓誌銘

從妹俞氏婦墓誌銘

婗子淸祥壙誌

景明君墓誌銘

德山縣監金公墓誌銘

四娚李孺人墓誌銘

貞夫人延安金氏墓誌銘

錦山郡守李公墓誌銘

從弟仲雨墓誌銘

農巖集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從妹俞氏婦墓誌銘 并序

吾伯父谷雲先生有季女爲俞君命健之妻旣嫁之四歲年二十一而沒於痘伯父哭之甚哀俞君尤過毁而悲至今旣十年矣語及之未嘗不愴然嗚呼父母之於子固皆有無窮之恩矣卽妃匹之際非其甚篤而難忘豈能久而不衰哉妹之賢固吾之所知而俞君爲人又耿介少可非苟曯於情愛者也以君悼念之切如此則妹之賢尤可見也始君幼喪其父母

伯兄甫受室而夫婦俱死君又癯然多疾而獨與一弱弟伶俜同居歲時伏臘幾無以祭祀及妹歸而君始得成其爲家於是俞氏之宗始有孝友之奠而其潔齊致誠克稱君孝思以至恤同氣睦宗黨皆如君之志而無憾盖四年之間夙興夜寐黽勉拮据勤亦至矣而財賄之談未嘗一及於君是不惟勤君成家而又使君忘其家矣不賢而能若是乎君雖欲無悼於其亡得乎妹生而貞靜孝順在室最得父母愛而其愛父母顧益甚母曹夫人嘗患耳聾甫數歲耳已能滌泣憂念傳道言語稍長即代幹其蠱嘗值家用

缺只一釵責之無所愛一味之甘不先入口平居簡默不喜浮華不惑左道與人款厚而無過情之事見有趨利背義者若將浼焉盖深好班氏女戒書其見識明而行事不苟不獨資性然耳始姊旣嫁而猶眷戀父母不忍遠去就旁近營屋以居嘗誦詩人語而歎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使我得一月中半侍親側則志願畢矣及疾伯父適出宰東峽曹夫人亟歸視之則瘡甚眼不可開猶手摩肌膚以致其戀慕而卒以不得面訣大人於邑以死嗚呼其孝心之篤如此此尤伯父之所深哀也姊生於癸卯八月二十四

日沒於癸亥十月二十三日無子有一女我金爲安東大姓曾祖左議政文正公諱尚憲祖同知中樞府事諱光燦伯父諱壽增官敦寧府都正俞氏出杞溪大司憲諱棨君之考也妹之葬在楊州馬山里癸向之原尤菴宋先生旣表以文矣俞君又屬昌協爲誌而伯父亦屢詔之嗚呼閨門之行固不外見然詩人之歌詠劉氏之列傳風化所繫豈其微哉若妹之賢雖不幸短命而尤翁之文足以當彤管矣卽昌協有述又何加焉亦以識君與伯父之哀而已銘曰

父母之愛之而不終孝夫子之宜之而不借老命之

虛矣云如之何銘以昭之其尚不磨

幼子清祥壙誌

嗚呼此安東金昌協幼子清祥之藏也始見來生其父有丹丘雛鶴之夢既而擧兒于淸風之衙舍眉淸目盼姿貌端秀若可以繼家傳之文雅也乃於巳巳五月二十九日疾死距其生戊辰五月初八日歲僅周矣嗚呼惜哉死之翼日瘞于楊州尾孔里雪谷先府君墓側其父用墨書麄甓覆焉以識其處嗚呼骨肉有時而土命也後之人尚無以耕犂加焉

景明君墓誌銘 并序

楊州之南幾里松山之原坐某而向某者爲故　王子景明君之墓今距其始葬一百六十有餘年子孫歲時祭祀不絶公之五世孫齊顏以其兄齊夏命來謂安東金昌協曰景明君墓久未有銘子於吾先祖亦外裔也是以爲屬昌協旣屢辭不獲就徵其事行世已遠家乘缺略無得以詳焉唯故參議金公瑛昌協六世伯祖也嘗識公墓表雖略可以見其槩云公諱忱字誠之　成宗大王第九子也母淑儀洪氏同知中樞府事逸童之女凡育七男公爲第五生而英敏端重不喜紛華不嗜聲色淡如也於一時諸君中

最賢以故常兼帶宗親府宗簿寺司饔院提調又管
文昭殿焉蓋表文所記者如此而又聞公夙著賢名
爲世所指目會奸人以公爲口實禍且不測公上疏
請自處 中廟知其亡他命杜門不出公遂謝病不
朝謁不與人交關日夜縱飮者數歲竟病酒以卒公
之事可紀者止此耳餘無徵焉然昌協竊惟 成廟
之世仁化薰蒸麟趾之盛幾無愧乎周南矣公於是
生而又最賢焉則其得於性而備於躬者槩可知矣
余獨惟公之賢能經歷保全於燕山淫虐之日而反
畏塞夭閼於 靖陵仁聖之世豈亦天哉公生於弘

治己酉八月十八日卒於嘉靖丙戌五月二十五日
夫人坡平尹氏江陽郡夫人僉正贈左贊成㻶之女
與公葬同原異封生二男長安城君壽齡次安南君
壽鍊三女長郡守金生海節昌協五世祖也有三男
次判官崔忠壽有五男六女安城一男平原君鎰一
女姜胤瑞安南四男錦川君俌綾城君伸靈川君侹
文城君健內外孫曾多不能盡錄而得姓者幾百人
本支百世將與 宗國終始於是乎可以觀天道矣
嗚呼休哉銘曰
詩歌文王公子振振 宣陵之慶鍾于公身德則似

矣莫之與倫何必一角然後爲麟惟不永年邑其後
人墓門有松無或敢薪匪直也公 宣陵之仁

德山縣監金公墓誌銘 并序

漢陽北里淸風溪之上有棹楔三並樹于閭者其一
卽我族父德山公諱壽民之門而其一文忠公諱尚
容公之祖考也其一進士盛遇公之從子也文忠公
死於忠公及進士君死於孝國家後先旌其閭而公
生時無宅故與進士君同門而居過其閭者輒指而
歎息曰是何金氏之多節孝君子耶金氏自麗太師
宣平籍安東來世爲名族而至文忠公及弟文正公

諱尚憲謚大以昌文忠公有三子其季子諱光炫官吏曹叅判以忠直世其家公郎其中子而盛還又其家子永原府使諱壽仁之長子也文忠公事 宣 仁 兩朝致位三事丙子亂入江都見帥臣恃險玩寇不為守戰備又不奔問行在數引大義責之人不聽事急登譙門自焚一孫一僕同死當是時中外死義者若干人文忠公為之首文忠公居家以孝悌訓子孫嘗作五倫歌曰使歌之而公天性尤篤於孝事父母極其婉順叅判公疾篤公數月不解衣藥必先嘗至喪哀毀幾不全及後大夫人疾家人預為公憂盡收金

死藏之公潛置大劍席間至其不可爲則引劍斮指
取其血灌之大夫人忽醒而能言且能粥飲矣然公
所斮指至骨折血出不止子弟請傳藥止之公厲聲
曰用此而延親命一滴可惜敢言止耶於是大夫人
絕而復甦者有日而後卒時公指創已甚其大幾如
臂而猶號踊盡哀饘粥必親疾益甚掌腕悉腫爛傷
及筋脉或謂公曰太夫人壽近九耋人事盡矣天命
不可延何自創殘若是公泣曰使親命得延須臾他
尚何言聞者亦泣蓋四歲而瘡始完然病指遂屈不
伸而公素苦消中至是益以柴削竟卒而進士君亦

孝性絶人居毋喪哀戚踰禮喪未除而水原公疾爲文禱神刲股進血水原公遂得瘳而君竟以是祟疾死嗚呼世之割肌體以療親疾者多矣苟非至誠內發無一毫勉强君子亦不輕以孝與之若公與進士君固不待斮指刲股之日而其孝道之積也久矣且文忠公之殉義君子知其非出於一朝之慷慨則推以及於後人而其爲孝也亦可知已矣公豊下偉幹少歲然有器度文忠公嘗期以遠到然公三十始中司馬終又宂於公車不得由顯塗進用始除繕工叅奉不就再除四山監役坐事下理罷後敘拜義禁府

都事陞爲司贍尚衣軍資司僕主簿出監德山縣公
坦夷無町畦待人一以誠信不妄爲喜慍人皆歸以
長者至其有所執守往往不可撓監役時犒纒巨璫
家犯禁者卒爲其所陰中罷而在禁府以謹守法例
不枉徇人私重忤同僚意官長亦不悅遂越次差遣
北路公往返數千里不見幾微同僚終亦愧服其處
橫逆能以理遣又如此始公屈意從仕急大夫人養
而晩始得德山奉以之縣延慶婥之在縣境者分廩
與食日共侍大夫人側以爲樂而縣中又多大夫人
族黨歲召與讌飲以助大夫人歡盖志物之養備焉

公爲政務持大體不規規細瑣屬歲大饑割俸蠲儲
以活良民民久而思之公以壬子正月十四日卒壽五
十是年三月權厝于楊州陶穴里先山側後某年某
月遷窆于州北靑松里某向之原公母夫人靑松沈
氏進士慄之女 國舅府院君鋼其曾祖也配南原
尹氏牧使衡覺之女生三男盛達郡守盛迪文科應
教盛道二女張始顯呂必寬李肇源盛達五男時澤
時潤時濟時洽時湑四女李命世宗室密城正栻李
恒壽李未行盛迪四女趙緝曹命衡餘未行盛道二
女幼張始顯四男一女呂必寬一女李肇源一男四

女曾孫若干人公平生不事交游不喜聲色田園不
增殖居京師儼屋蕭然唯拳拳於睦宗族恤孤寡亦
孝之餘也工於篆籀深得家法一時堂扁冢刻多出
公手　孝宗大王嘗命書進各體云公於先君子爲
再從昆弟先君之　嘗狀公行蓋將屬當世之賢有文
者爲銘而乃令鄭守兄弟以幽誌命昌協小子不肖
何敢任此顧今世先德長老盡矣惟小子述先人遺
意謹而志之於義其或可遂不辭而爲之銘曰
惟古云孝百行之原公是之能于何弗敦小子爲銘
敬述先言於以表公忠臣之孫

四嫂李孺人墓誌銘 并序

吾弟六有喪其配李孺人自始卒即屬余爲誌余旣許之而三年不成嗚呼以余而誌孺人豈有愛哉孺人之賢其可書者多矣悉書之則疑於己繁略書之則懼其或遺余於是乎未有以處也然誌之終不可已也則唯書其大者而其他因亦可見尙庶幾吉人之意也歟蓋孺人入吾門而其爲娣姒者五人五人者其資性緩急氣味酸醎各不同然孺人處其間壹以和順能使五人者終始無怨恨而哭之皆甚哀夫有幼養於旁親孺人蓋未之逮也然奉其祀極其誠敬悉籍

其箱篋遺物歸之孤女而不一自私至其嫁而資送
供給死而含歛賻襚無少愛於己財二者皆人所難
能而孺人能之其於事舅姑事夫固可知也然孺人
宗室女也於　宣祖大王實爲四世孫而於其考益
豊君諱涑爲獨女生富貴嬌愛甚而及其就婦道小
心畏謹甚於他人是以吾先君之簡穆吾母之嚴重
與吾弟之狷介少可而於孺人皆甚宜焉孺人年十
六而嫁嫁十九年而遭己巳之禍方吾兄弟奉母入
永平山中其窮約已甚而孺人安之若素習唯日致
力於助祭養老曰是吾事也至於其有無飢飽則不

以其家而以兄弟家而已盖居之四五歲而其饍田治圃飯牛養蠶一如山谷老農家將用以終身而無怨悔色大有雖素重孺人亦不意其能如此也於是益加重焉而孺人竟以是勞瘁成疾至癸酉二月免子疾益谻遂卒疾時猶以親養爲念已聞家人市鮮魚以進喜見於色旣卒視其篋唯嫁衣與常所服若干人益知其平日自奉之儉是年某月某甲從葬于楊州栗北里某向之原我金安東大姓高麗太師宣平之後先君諱壽恒領議政大有名昌業登辛酉司馬遂不赴擧亦孺人勸助爲多云三男長祐謙娶士

人申肅女次彥謙其季未名即生於孺人卒年者也一女適趙文命始孺人將死顧大育而泣曰吾死無恨恨不得見大人雪寃耳明年奸凶竄殛　坤位再正而先君亦復官賜祭嗚呼是亦何及矣而生而得見者其果足爲慰乎其亦秪益哀痛憤懣而無寧早從地下爲猶足樂也悲夫悲夫銘曰

裙布飯蔬從夫于農何後於分不俾其祿嗚呼令德尚昭無窮

貞夫人延安金氏墓誌銘 幷序

貞夫人延安金氏學生贈吏曹參判驪城李公諱後

淵之妻大司諫諱士慶之婦生於　宣祖大王三十三年庚子歷六朝九十四年至今　上十九年癸酉卒國家歷年三百而夫人之世幾三之一焉嗚呼盛哉然夫人生十四歲而爲光海五年癸丑當是時國家之變故亟矣夫人祖考懿愍公諱悌男首被大禍而考牧使公諱琜兄弟三人皆不免夫人獨與母鄭夫人杜門福守幾不能自存越十年癸亥　仁祖大王卽位大正彝倫於是懿愍公父子俱蒙追典而夫人始以其明年嫁嫁一年輒寡其稱未亡人者凡七十年而國家用優老恩再賜爵貞夫人初夫人早寡

無子參判公伯兄參議後天子提岳夫人之兄之
女先已爲其婦矣及歸夫人而母子姑婦慈孝無間
鄭夫人歎而謂曰是子是婦其可以忘哀矣提岳以
循吏著聲官至牧使前後歷典六邑夫人食其祿三
十年及牧使公卒而諸孫繼典名藩望邑夫人又食
其祿十餘年乃卒此夫人之始終也嗚呼其禍福哀
樂之際可謂不常而卒於壽考康强以膺命爵則亦
天之定也歟夫人溫恭柔婉孝友慈仁與人語如恐
傷之其鑑識明敏通達古今事一經耳終身不忘亦
不以自有仁穆大妃喪躬奉襲斂卒事無違禮人

以爲葬孫男四人世膺叅奉世白文科判書世晟判官世勉別檢孫女二人權斗章金夏英曾孫男長者七人縣令宜振宜繩叅奉出正字宜顯判書出宜祿宜穀判官出宜行宜從別檢出其幼而未名及非男若得姓者不能盡錄夫人之葬在抱川山谷巽坐之原與叅判公異穴而同墳葬後二年乙亥判書屬昌協爲誌昌協祖母卽夫人之兄而牧使公所委禽者也先君子幼失祖母及長而貴每迎致夫人於家事之如母夫人甚安樂焉先君子嘗謫于南夫人傷念已甚至己巳之禍家人懼其驚而戚也則姑以竄謫

告而夫人猶時時涕泣不已蓋夫人旣老嘗曰吾死而得某某扶櫬還葬榮矣寔指先君子與仲父退憂公而卒不能如其言昌協今於誌夫人也竊有餘悲焉銘曰相守俳畏約

少而罹凶再失所從有子於無又養不終享以大期天施在茲有煒象服　王錫命之刻銘幽玟孝孫之思

錦山郡守李公墓誌銘 幷序

公諱重輝字晦伯　世宗大王別子廣平大君諱璵之後也祖厚載僉知中樞府事贈吏曹參判考迥司

憲府掌令贈大司憲姚貞夫人坡平尹氏生員興壤
女公生於天啓壬戌二月十二日三十三中生員愼
重寡言韜志不撓士友咸推重焉然公旣連喪考妣
及後又喪祖考益無意榮進不復應擧而先是戊戌
已就選人補氷庫別檢序陞至司僕主簿矣甲辰由
司䆃寺主簿出爲果川縣監御史褒聞政績未幾以方
伯親嫌遞乙巳爲宣惠郎又以堂上親嫌遞人謂權
設官何不用親嫌可無辭公固不居曰義不安也丙
午除司贍主簿通禮院引儀兼漢城府參軍戊申由
工曹佐郎出爲高靈縣監坐事罷壬子叙爲掌隷院

司評歷工曹正郎癸丑出爲錦山郡守公爲人寛和
不大聲色臨事辨義利所守更確爲政慈祥簡嚴愼
於作爲深惡世之苛急爲名聲者曰吾性拙不能效
此也以故所居官雖不以辨治聞而民安樂之果川
時邑有經年重囚公察其寃即白決之因得不死漢
城府古之京兆訴訟日盈庭其人皆市井賈竪子善
造言生謗至公爲參軍一處以公明卒無敢以惡聲
加焉其在錦山一日邑中驚擾訛言北寇至公談笑
自如一境遂定時士禍作儒賢竄逐公憂傷憤懣不
樂在官後竟罷歸疾二年卒戊午五月十六日也其

八月初四日葬于廣州光秀山先塋辰向之原公孝友敦睦謹於禮法前後居喪皆以戚聞母喪時年尤少尤嚴於外內之别祖母趙夫人女士也亟稱歎焉於財廉不妄通饋遺少時不畜私貨長者屢以爲言終不變婦家所遺臧獲不一問所在官罷常蕭然內褰覘其家惟古書畫數軸而已公前娶安東金氏同知中樞府事光爀之女左議政文正公尚憲之孫於昌協姑也先公二十三年卒溫柔端莊孝敬勤儉甚爲舅姑所賢重嘗下庭墜頭上玉簪徐步去不顧趙夫人見而大奇之事公幾二十年無一事差忒宗黨

咸服其德沒而哭之皆哀二男濡文科平安監司湜
女掌令權尚夏後娶安東金氏安豊君得臣之女先
公一年卒性峻潔明於事理視前夫人子女一如已
出臨沒顧言曰爲母子二十年兩無憾矣又曰吾先
姑喪貧不能具禮毋厚葬我一男潚公旣沒以監司
公貴贈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今監司公兄弟
以墓誌屬昌協曰是嘗欲請於先舅氏者也昌協於
是不忍終辭泣而爲之銘曰
居家孝友爲吏廉平內求足已不以求名古道則然
公庶幾焉位固已庳壽奚不延猶有子孫不爲無天

從弟仲雨墓誌銘 并序

君名昌肅字仲雨安東人我伯父谷雲先生第二子與余同辛卯生以月日後也呼余爲兄君自少鮮交游雖同閈亦不屑徵逐還往唯日與諸兄弟相聚燕笑爲樂顧愛余甚至病且死猶執手以不得復講論爲恨蓋死已二十餘年矣余猶不能忘也君爲人潔清簡率少慾而不矜飾事父母有深愛自數歲時已知文字爲詩辭清楚可喜篆隸絕遒古平居終日蕭散不以一俗事自累唯耽嗜墳典書畫其記問鑑賞俱過人遠甚東俗不好古罕蓄藏金石斑琰之刻君

獨網羅東録上及羅麗之際因以考論其世代升降
人物出處以助博聞穿穴通貫無遺漏使假以年歲
則庶幾乎歐陽永叔趙明誠之為矣然君之死其可
惜豈獨此一事也哉君素清羸既又得喘氣疾數歲
益劇常臥起一室中不能出戶左右列置圖籍日吟
玩題品以為事翛然若無疾疾革徧呼一家人各有
所屬無一語亂侍婢告鐺中藥盡曰藥盡而人亦逝
矣遂瞑時癸丑十月初三日也以其某月某日葬于
揚州石室先兆內君嘗名其所居齋曰三古盖自以
好古文及古書畫云而尤齋宋先生取以表其封曰

三古齋金生之墓斯可以不朽也我金出自高麗太
師宣平曾祖諱尚憲左議政文正公世稱淸陰先生
祖諱光燦同知中樞府事伯父諱壽增敦寧府都正
配昌寧曹氏參判漢英之女君娶郡守李縡夏女無
子子其弟昌直男五一五一夙慧尤異人以爲甚類
君八歲輒死㪅取從兄昌集男好謙爲後嗚呼二氣
之不齊而才之難也久矣淸明英秀之質而嘗不足
於厚且遠也徵君而若此者蓋多矣君獨如命何哉
雖然亦可哀也已銘曰
嗟嗟仲雨衆頑愚以壽獨不久也有淫褁以福獨不

陎也終古而然不貶賢也銘于其宮鬼莫侗也

六弟墓誌銘 并序

吾弟昌立安東人先君子領議政諱壽恒第六男也年十六老峯閔公鼎重冠而字之曰卓而十七西河李公鈘女歸以亥十八死死後七年而有己巳之禍禍之日先君子顧語昌協曰而弟之墓余欲誌焉及矣顧哀甚不能文今已矣汝宜卒誌之昌協旣常泣受命而哀益甚愈不能文盖又七年而始克叙而銘之云君爲人美指俊頭幼卽勃勃露鋒鍔十歲隨先君子南遷已能跨一驢獨馳千里及長乃更折節爲

奇儁然其意氣高厲常慨然有矯世拔俗之志少從諸兄學則已聞風雅源流古今聲律高下之辨知所取舍而其識解透悟所自得者多矣於是悉棄去平日狗馬博雜之好專用力於文辭旣壹以叔兄昌翕子益爲師而倡率里中同志五六人日夜游處相切劘爲事蓋自三百篇楚辭文選古樂府以及盛唐諸家無不沈浸醞飫以放於歌詩尤好太史公書每讀至慶卿高漸離擊筑悲歌事輒歔欷慷慨泣下顧謂同學者曰吾欲與若輩日飮酒吟諷離騷以終吾年足矣蓋其意於世俗富貴功名視之蔑如間出游庠

序屢捷課試而亦不屑也然君慈良泛愛居家孝謹與人交有信義尤篤於朋友以故從其游者莫不誠心愛慕哭其死如喪同氣至有加麻者癸亥正月君輒大書于壁曰我年十八蓋自勵之辭也而竟以是歲十二月廿六日死人以爲讖君病革傍人竊聽其嚌囈語皆文字間事間忽喟然曰至高之志而不能丁其語然知其自歎矣又見父母焦勞輒嗟吁隱痛曰吾何貽此憂也其孝心至死如此嗚呼以君之才與志不幸短命不得有所成就斯誠終古之恨矣然以其孝心之篤則亦幸而蚤死不及見巳巳之禍也

悲夫君爲詩歌淸婉豪宕格高而饒情致旣沒同志胠其篋得數十篇就子益刪定因其所嘗講習之室而名之曰澤齋稿先輩諸公見者皆歎息以爲可傳墓在楊州栗北里距石室先壠數里先君子之藏在其東數十步我金肇自高麗太師諱宣平曾祖考諱尚憲左議政文正公淸陰先生祖考諱光燦同知中樞府事外祖海州牧使羅公星斗安定望族也君有一女無子子益以其子厚謙與君爲後今九歲矣銘曰

其死也前先君之禍其藏也近先君之宅嗟爾之夭

可樂非戚是須然者以生爲壽崇潰爾銘雖哀是告

廣興倉守金公墓誌銘 幷序

崇禎紀元癸丑二月某甲延安金公卒于麻田郡衙壽七十先是萬曆癸丑公年十歲遭難家覆至是歲泣謂人曰吾忍不死復見此癸丑也無何疾遂卒蓋公祖考領敦寧府事諡懿愍諱悌男卽 宣祖大王繼妃 仁穆王后考也 仁穆王后實誕永昌大君㼁而癸丑歲 宣廟昇遐已六年矣孽臣爾瞻等逢光海主意誣告懿愍挾永昌爲亂夷其族於是公考清州牧使贈承旨諱球竝其二弟及姊壻一人皆死

而宗昌遷死海中　仁穆大妃幽閉西宮懿愍夫人
盧氏荐蕀耽羅公母鄭夫人八溪君宗榮之孫郡守
默之女也獨與其二孤免而見奸黨日益耽耽終無
得全理一日宣言公暴死發哀棺斂造葬先山公則
羸服變形竄匿緇徒中輾轉山谷十一年人莫有知
者天啓癸亥　仁祖靖內難首誅爾瞻諸逆黨復
大妃位東朝還懿愍公及承旨公官爵而遣近侍迎
盧夫人于海中於是公始以士服歸見鄭夫人鄭夫
人持以痛哭親戚隣里皆驚公不死聚觀歎息泣下
上命銓司特與公官以奉懿愍公祀遂爲敦寧叅

奉旣而 大妃疾有念公語 上又命超叙六品職
爲本府主簿 自後歷軍資判官儀賓都事通禮院引
儀兼漢城參軍工曹佐郞廣興倉守掌樂院僉正於
外爲昌平洪川鴻山縣監金溝金城縣令礪山淳昌
麻田郡守昌平以盧夫人年高 大妃重違辭不行
洪川地稍近故勉赴後亦不待滿而歸及爲鴻山則
大妃已寃盧夫人尚無恙遂奉以之官 上命沿
道護行儀物甚盛道路觀者咨嗟以爲榮公爲人寬
厚愷悌前後居官一以長者爲政在洪川畢治最賜
帛金城亦立石以頌而麻田時値歲大饑躬恤勤劇

以及傍邑民全活甚多及喪輀出境送者皆哀盡焉
歸葬于原州安昌先兆內巳向之原四月二十一日
也公諱天錫字命休金氏本新羅國姓上世有以直
諫謫戍鹽城者子孫仍籍焉戍鹽後爲延安麗李有
諱濤自號蘿菴于登中朝制科官密直提學是於公
爲九世祖而縣監贈左贊成諱安道司正贈領議政
諱禩其高曾祖也公初娶星州李氏執義馨遠女無
子繼娶海平尹氏學生埴女梧陰相公斗壽之玄孫
生三男五女男長溜縣監次溪季早夭五女徐文海
黃璡羅良佐崔寔李世雲側出男二人女三人溜二

男相勛相履四女安相英閔季基李坦濟四男相華
相烈相顯相哲徐文海一男宗震羅良佐二女尹可
教鄭壽期權寔一男三女李世雲一男一女公事親
和順喪祭以禮至他內行亦甚備屢歷郡邑不一增
生産戒子弟謹守淸儉無忝先人昌協先君子於公
爲甥甞述公行狀尤齋宋文正公取以銘其墓今縣
監公猥以幽誌命昌協昌協竊惟二癸之際其變大
矣彝倫之斁敍世道之幽明皆徵於公家其見於國
史固宜詳而乃公以十歲孤童脫身逃禍從百死得
一生續宗祀於旣絶視司馬遷所記趙武李燮

事祖勲并蓋奇秉史筆者宜必牽連書之不敢遺焉後豈有不知公者哉惟其仁心爲質孝謹豈弟用晋受天祿褆身保家若是者非銘無以見焉小子不佞敢述先君子之狀與尤齋之銘識其大槩贅于幽竁銘曰

哲毋匿之明神翼之謂公死久公乃生歸櫱讐于市我與臨觀兢云巢覆其卵無完出自幽谷依于日月于家于官率履如一恂恂令德宗祀之綿凡百君子莫曰無天

曹生命衡墓誌銘 幷序

夏山曹氏有才子曰命衡字稚圭其爲人淸明端慤
篤行而力學弱冠已具遠大器不幸短命棄寡母而
死母李孺人痛甚不欲生已而輒自力爲誄幾千萬
言凡君平生行事細大皆具介而請於余令其採而
爲誌余受而讀之至其母子祖慈孝鞠育奉養恩勤
篤至以及死生恨結之際爲之泣下霑襟幾不忍竟
旣而歎曰甚矣生之賢而孺人之窮其可哀也古人
嘗言仁義之行於天下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夫
世無至治也久矣夭閼煢獨相望於天下然其賢未
必皆若生而其窮又未有如孺人者也若是而又卒

無述以慰其生與死則爲善而無祿者尚何望焉世有賢人君子以文事爲任者宜不忍於此而孺人乃以責余其亦憾矣始君曾祖參判公漢英嘗同吾曾祖淸陰文正公蒙難于瀋其壹鬱唱酬集世莫不誦之而君大父翊贊公憲周實爲吾世母同産弟祖母李淑人又與吾妻同爲月沙李文忠公曾孫而君之外祖父僉樞公憲又與吾外祖羅公同出守夢鄭文肅公爲孫君又娶吾族兄參議盧廻女盖余於君其世好親姻之篤固不一再重而君之冠也余又從賓階祝而命焉雖其後不復再見而其儀度風茂今尚

可念況孺人之賢素著親黨間其不以職愛而溢於
辭人皆信之余於是又何間焉誄稱君弱不好弄長
益嶷重言笑不苟喜怒不遽衣帶容止必飭雖燕昵
亦穆如也婢僕未嘗聞叱咤聲而畏之如嚴君焉及
喪皆號慟曰失吾賢主也三歲而孤每見母哭泣其
容有慽必母少食乃肯食既年長有室矣猶不忍少
去母側愉色婉容絕無毫髮違忤推以事祖父母愛
敬同之侍疾居喪一致其誠禮凡其所行履雖吉所
蘊篤孝君子不能過也學語即知書已更自立課程
蚤夜刻厲不少休息李孺人憂其疾戒之則輒慊然

曰使我家如崔徐兩姨氏者何至苦學如此盖二家
皆方貴顯多子姓故云孺人哀其意不忍復止於是
其文辭識解方日臯達而竟死不及育成惜哉初翊
贊年十五生君考通德郎夏重通德又年十七生君
曹氏實主累世宗祀而連二代輒早舉首子翊贊方
年三十則已抱孫人以爲福旣而輒皆早死通德僅
十九君二十二而又無子豈早生者不實固物理然
耶將天以是爲戲也雖然使孺人而獨罹此毒則亦
太甚矣余固慚賢而文者不忍孺人窮無告勉而爲
之誌嗚呼是尚可以少慰其意耶君以丙子十二月

壬辰死墓在驪州五龍谷先兆內巽向之原銘曰

長而戀母如未免懷我晨我昏宛宛依依孰云孝心

妻子於衰薄俗靡靡獨與古偕嗚呼此意雖死不埋

我列其美用勸後來敢告令毋其勿永衰

成均生員金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一振字士玉慶州之金胄于新羅入本朝有諱

稱開國功臣齊肅公四傳而爲弘文館直提學千齡

朴挹翠仲說所爲作名行記者也於公爲五世祖高

祖諱萬鈞六司憲贈領議政月城府院君曾祖諱命

元以勳德相 穆陵封慶林府院君謚忠翼祖諱守

廉僉知中樞府事贈領議政鼇原君考諱南重禮曹判書襲封慶川君諡貞孝忠厚堂弟世推長德妣貞夫人李氏宗室礪原正世憲女以崇禎癸酉十月三日生公公少聰穎善記誦屢以詩鳴場屋旣而用經義中甲午生員高第尚非其長也公游太學卽以名論見重及爲齋任嚴繩約以帥諸生齋中爲之肅然其論古今人物是非言議切直不爲苟恕從祖兄參判始振數戒其已甚及退未嘗不稱其正直也然公愛人喜施恤困危振窮乏如恐不及間獨慨然謂人曰大丈夫不遇於時當與一二會心友結社水竹間

弦琴觴酒以消魂磊尚安背奔走塵埃折節事公卿
哉於是買地東湖築室種樹以爲娛日計而公遽沒
矣公自幼事父母祖父母甚敏而能承意諸兄弟皆
自以爲不及而至其兄弟相友愛以及於宗族朋友
則又多人所不及以故其沒也自搢紳章甫莫不嗟
悼而公時方居貞孝公憂人益哀之後公嗣子聖臣
聖臣之嗣象衎皆有文行皆早死又皆死於服中嗚
呼何其酷也公配孺人趙氏豐壤望族進士贈左承
旨萊陽女左議政文孝公翼孫外祖李忠翼公時白
嘗遇公於道目逆而異之曰是可以壻吾孫遂以歸

之孺人少有至性又襲訓內外婦德甚備訓子以義
方嘗曰子弟不學如玉屑而缺雖其質可愛終非完
寶二男長即聖臣進士季挂臣生員今爲順安縣令
二女長適李鎭岳次適韓配道夭沒聖臣三男三女
男象衍德成趾衍德成及三女並幼卞挂臣二男三
女男後衍九衍公以乙巳三月十六日卒得年僅三
十三葬于高陽大慈山先兆內後二十年甲子趙孺
人卒睽卜公墓後少西負子之所以明年九月乙丑
移公墓而合葬昌協外祖母公之姊也昌協幼時數
進拜貞孝公於長興坊第見其須髮酡顏諧笑樂易

旣老而風采猶不衰三子 迭侍左右長公洪碩少公
寬恬而公尤淸邵耿介去今四十年秀眉炯眼猶若
可覩而縣令君懇懇以墓 文爲請其何忍辭銘曰
慶篤于先美積于己不流不發孰知其以謂嗣則昌
而乂夭死煢煢介子哀號獨立有銘在玆尚收其泣
公卒後三十八年壬午 聖上冊我 中宮殿下
正位坤極實縣令公仲女縣令公自順安任所進
爵爲領敦寧府事慶恩府院君推恩贈公議政府
領議政兼帶如例趙孺人貞敬夫人旨協竊惟金
氏積累仁德世有名位至公蘊慶鍾美宣達不遂

用委祉于後人載誕　聖女母儀　王家與吉蜀
逢幸摯儷其休顯公亦膺受寵贈榮溢窀窆盖慶
之積者其及也愈遠德之潛者其發也有時此乃
理之常也不如是何以見　天道焉昌協嘗以慶恩
公命爲公壙銘而今猶未刻盖非有待也而若有
待焉者謹以是附記銘下使並刻焉來者尚有攷
云

貞夫人全義李氏墓誌銘 幷序

靜觀李先生卒葬嘉平之三十三年辛巳嗣子喜朝
用形家言將改兆于楊州靈芝洞某向之阡月日既

得卜矣會先生配貞夫人李氏以其七月十七日卒
遂仍前卜以九月某日舉緬禮而夫人祔焉先事喜
朝泣謂昌協曰惟先考之藏子之先相公固爲誌矣
今而誌吾先妣宜莫如子子其圖之昌協曰然也知
夫人事行者固莫詳於余非余誌之而誰宜記余年
十五入先生門先生時已退居東岡矣見其終日坐
一室闔戶視書闃若無人時獨聞吟諷之聲出於金
石而夫人坐戶外治事自朝至暮不輒入室雖隆冬
甚寒亦然余於是固歎先生之淸高恬靜夫人之勤
恪精力皆不可及也旣又竊覸夫人性識聰明達於

事理而不以自有與人仁恕而無過情之事御下寬
而不苛子婦有不及不遽加以辭氣以意示之而已
以故梱以內無一慭言先生廉介絶人家居不問有
無尤於貨利視若糞土夫人雖窮甚終不作非義事
以傷其意後隨二子歷官七邑自朝夕供奉外不入
官物一介其人皆曰不獨官清乃大夫人尤難也此
皆余所聞覯而知者其他可槩也始先生弱冠魁司
馬登第聲名冠一時所歷職皆極淸要夫人固方享
有榮祿而先生遽息意進取因以自屏於山野生事
蕭然幾無以自存人謂夫人必不堪其憂而夫人處

之裕如終無恨色及先生沒而二子皆夙有文行喜
朝年二十即廢舉藏修賀朝亦一試司馬中選不復
就公車實皆受敎於夫人也李氏連數世以文章大
鳴至先生兄弟闡大科者七人人固以世業望二子
而夫人獨背衆好以成其志夫人之行可書者多而
惟此二者爲大梁伯鸞之妻尹彥明之母義兼之矣
雖列諸彤史以垂後範豈愧也哉夫人系出全義北
兵使淸江先生諱濟臣之四代孫承文正字諱耆俊
之曾孫新溪縣令諱重基之孫右議政孝貞公諱行
遠之女妣貞敬夫人淸州韓氏監察師德之女以己

巳七月初二日生十四歸于先生先生官諱族出子姓具在本誌中初夫人喪先生哀毁已甚既老而猶御恤未已嘗議改先生墓夫人輒曰吾在世幾時吾死而舉此事其可也及是適如其言銘曰

嗟惟夫人克配君子惟族之耦惟德之似惟其似之是以宜之後拱三終其祔如期

淑人申氏墓誌銘 幷序

韓山郡守金公諱光烒之元配淑人申氏高靈人領議政文忠公叔舟左議政文景公用漑其先祖也祖諱應榘承旨贈左贊成考諱滉濟用正贈領議政祉

星州李氏同知中樞泂之女金氏系出安東敦寧都
正贈領議政諱克孝慶州府尹諱尚宓即郡守公祖
若考而右議政文忠公諱尚容左議政文正公諱尚
憲其諸父也淑人生長名門鍾美毓秀擇所宜歸又
得盛族昌黎氏云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其淑人之謂
也不幸短命以乙未三月十二日無子而卒年僅四
十其年四月二十四日葬于楊州郡塲里申氏族位
之山丙向之原從顧言也郡守公繼娶咸安趙氏亦
無子蓋公卒而趙氏取養族孫昌業以尸其祀昌業
以淑人不得同公葬宜別有銘以屬余今去淑人五

十年其事行無得以詳獨其考議政公嘗誄淑人有曰汝之於我非女也乃子非子也乃友其重之也如此而旣又歷數其美則曰孝友之行端良之德精明之資英透之識實爲稀世人物余素聞議政公端雅謹飭爲世所重宜不以父子之愛而苟於言者遂劉取其槩著之于此而繫以銘曰

莫曰異穴魂氣則之莫曰無子祭祀以時嗚呼萬世其永寧于斯

慶州府尹金公墓誌銘 (幷序)

昔先君子棄諸孤也子昌業滂泣言養曾祖墓宜得

大人銘久矣而以事行履歷未具也不克有請今則已矣先君子曰然是吾志也而卒不就恨也因顧昌協曰汝兄尚可繼而爲也昌協與昌業皆涕泣受教則又歷擧平日所聞見以詔其事行曰云云履歷曰云云昌協與昌業又涕泣受教退而識之以藏焉盖將益求遺事次第其本末以卒先君子之志而文獻竟無徵矣於是昌業喟然謂昌協曰是不可以復有待矣卽不及今有述日遠而日忘矣兄其圖之昌協曰諾是固先君子之志也而又命之矣其敢無述遂爲之叙而銘焉其叙曰故慶州府尹金公諱尚宓字

仲諱敦寧府都正贈領議政諱克孝之季子右議政
文忠公諱尚容左議政文正公諱尚憲之弟也其上
世有諱宣平自古昌城主佐麗祖破甄萱以功封太
師亞父食古昌古昌後改安東子孫遂爲安東人曾
祖諱璠文科平壤庶尹贈吏曹判書祖諱生海信川
郡守贈左贊成都正府君娶左議政東萊鄭公惟吉
女生五男其二有大名於世即文忠文正也金氏於
是益大而公亦蚤攻藝業十九中司馬試歷仕內外
才猷茂著劇郡望邑輒見推轂又輒以高第受褒賞
遂躋下大夫晉貳兩曹自常調取顯官多所自致不

專以門地取重也公履歷甚多其可紀者在內爲司饔院典牲署奉事宗簿寺廣興倉主簿掌隷院司評漢城府庶尹中樞府經歷掌樂院僉正軍器寺副正掌隷院判決事戶曹刑曹參議敦寧府都正在外爲扶餘白川縣監溫陽杆城郡守大丘府使尙州羅州洪州牧使慶州府尹最後陞嘉善階則壽爵也公爲人剛方明察於事無苟可於人無苟恕自居家以至爲官一切皆然以此下皆畏憚而治顧嘗有聲所在多爲立碑盖先君子之言如此其他則未有考也然公爲溫陽文正公自訟少日居廣州時事述志悔篇

以寓勉戒而稱公前涖兩縣皆有遺愛在良良思之
不忘觀此則知公爲政雖以剛明憚其下而惠實行
於良也且公於時旣已經兩邑稱世良吏而文正公
猶不忘告戒辭旨深篤卽公平日涵濡琢磨於伯仲
間以成其德者固非餘人之可比矣文正公晩年居
石室公自南邑月月致饋凡養老之物皆備文正公
顧語子弟曰是盖事我如父也伯父嘗爲昌協道之
如此此一事也而公之內行亦可槩見公生於隆慶
癸酉九月二十六日以崇禎壬辰七月十二日卒於
是文正公卒未二旬矣公齒差文正公三歲旣同享

八袠又同時考終人皆嗟異墓于楊州栗北里甲坐之原夫人青海李氏同知中樞府事麟奇女先公三年沒同兆異封有一男三女男光𤏡韓山郡守女郡守宋致中校理尹集參奉李晤郡守一女李澤側出男壽南女李汴宋致中一女進士李汝渟尹集三男以宣以徵以靖女校理尹晢李晤三男晏著篤著夏著三女進士申遇相武科鄭丰祥察訪韓配夏壽南一男盛全郡守公再娶皆無男繼室趙氏取養族孫爲後卽昌業銘曰

我金之盛惟文忠文正公以爲兄孰與其競匪其介

之惟曰象之侃侃其德穆穆其儀九邑之政寔書于
吏雖不公卿厥有名位文正曾孫寔奉公祀盍先人
有命以爲墓記

李仲深墓誌銘 并序

吕協年十五即入靜觀先生門與韓山李公仲深爲
友婿公盖長余四歲廣額秀眉儀觀偉麗處已接物
坦蕩寬厚不設關楗不爲鎪刻羣居謔笑意氣常蘢
盖一座苟見有不韙雖當杯酒歡燕之間亦正言折
責不少饒假遇事辦治綽有餘裕經緯之周足兼數
器盖余得公爲人於游處間者如此而即他士友論

者亦皆一口推公爲廊廟具然公旣從事先生遂志
儒學則其所自期者益遠矣公尤長度數之學先生
每爲學者講說曆象圖書類多未達退輒從公叩質
公則剖釋啓告關節開解如指諸掌於禮學亦講習
遍貫先生數稱焉公於余實爲中表昆弟及同處甥
館相好益甚余性迂拙無他長唯耽嗜看書終日兀
兀或當食不知口處者數矣公每爲先生言之以爲
笑及退而燕語未嘗不以問學相厲也當是時先生
新退居於野弟子受業門下者益夥鼓舞薰炙日漸
月化其進方未已而公尤心壯氣盛材力彊健人皆

議其先登矣居五年先生卒門弟子皆孽散分處不得復相聚而公又居憂毀疾重傷於水土兩目幾不見物間雖强起從仕而疾已涸神明意用頓異前日猝然遇之幾不知其爲公每相視闇黙嗟傷而已不厭復及於問學事矣嗟乎盛衰存亡理固不常而若公之以疾中廢尤豈不深可惜也哉公諱滓韓山之李大顯於麗朝稼牧公其後也曾祖諱慶流兵曹佐郎祖諱穧文科府使考諱廷夔吏曹參判妣安東金氏吏曹參判光炫之女右議政文忠公尚容之孫以崇禎丁亥四月二十九日生公始用薦者授繕工監

役不就已又除　禧陵叅奉歷敦寧奉事尚瑞直長
典牲主簿出爲抱川青陽縣監公嘗受學於尤齋先
生己巳禍作卽棄縣符歸築室於結城三山以居焉
甲戌更化差訓局郞尋爲宗廟令軍資判官拜平昌
郡守有言者尼之公議爲直其譏而公竟力辭遞後
遷拜社稷令敦寧判官壬午十月初五日卒以其十
二月甲午穿淑人李氏墓合葬于洪州德頭里庚向
之原去三山五里淑人卽靜觀先生長女系出延安
甚有婦德鄕黨宗族皆誦其仁先公九年沒生一子
秉哲孫男四人華重台重箕重岱重女三人秉哲錄

公事行爲狀來謁余銘余惟公居家居官其善可書者多矣余皆不書獨書其周旋上下於師友間者爲詳以見公少日實有兼人之材志而其卒不遂者天也非人後之君子尚亦悲而惜之云銘曰

豫章之蠧朽而弗若蒲柳鍾呂之敝漏而弗若甖瓿天實生之而從以釁之嗚呼李公其將尤誰

伯舅墓誌銘 并序

伯舅羅君諱明佐字汝翼安定人贈左議政刑曹參議諱萬甲之孫海州牧使諱星斗之子牧使公娶慶州金氏禮曹判書諱南重女育三男二女男長即君

而女長即昌協先妣也君生於崇禎甲戌八月二十
二日卒於辛卯四月二十七日昌協實以是歲生然
每聞先妣稱君人物非常其氣骨度量類不宜早死
語及必嗚咽不已以故昌協兄弟於君行事最耳熟
焉君幼奕奕雋爽叅議公名而字之每撫而歎曰必
是兒也大吾家者及叅議公沒君年甫九歲矣喪之
壹如成人十五聘于同春宋先生君始頗跅弛及事
宋先生益折節委己於學宋先生深加器重及卒嘗
世儒先莫不惜之君爲人美姿貌善談笑寬仁豁達
篤於孝友先妣嘗遘癘少間家人皆避去獨留數婢

視之一日君忽自外至先妣方昏瞀不識人且譫囈君直造臥床前附耳大呼先妣聞有聲如絲髮始稍醒知其爲君也輒喜而泣君亦泣曰吾念吾姊不告長者而來矣因留數日至良已乃去後君隨按使公于海西任所得疾舁還京先妣專以身扶救粥飯必親自炊鬻匕筯飲食之至其不能食則又轂昌協乳乳之如嬰兒焉後先妣每語此事而泣曰向吾實以吾弟生及吾弟病而吾之爲之也亦至矣竟不救以死此吾至今痛恨者耳盖先妣與君相友愛者如此而若君之爲又見其能於度外行事矣凡君他行類

此者蓋多而今亦不能詳也君墓于廣州先塋某向之原宋孺人祔焉孺人甚賢有婦德長君十餘年未嘗以戚容見舅姑油油如也一夕忽自經卒實壬寅七月七日蓋孺人矢死久矣而隱忍以須立後見叔姒連舉二女遂決焉悲夫烈哉銘曰

光惟先祖殉惟烈婦銘者惟甥其百世以久

亡女吳氏婦墓誌銘 幷序

首陽吳晉周明仲妻安東金氏農巖居士女也以崇禎己未十二月十七日子時生於是居士以皇考議政公在謫籍退築隱求菴于永平白雲山中以居而

女生焉故名之曰雲而配以女德者所以志也居士先已有二女然視女貌甚端神明內蘊益愛之其明年居士從議政公還京師九年而遭己巳之禍復入永平山中時女年十一矣始同弟崇謙受書十數板文理輒通能自讀朱子綱目無所礙日閉戶手卷兀然潛玩幾不省寢飯居士憐而奇之故不禁曰是女性靜而拙雖識書無害也因略授論語尚書亦不竟然其識解明徹雖徧讀六藝經傳者不能絕也居士既窮居崇謙尚幼其所朝夕左右從容論古今治亂聖賢言行以爲閨門之樂者惟女而已居六年國家

更化會吳氏亦來求親居士遂以女之揚州先墓下
以禮送之而因居于三洲之上時則崇謙已長曰駿
駿進學而他學子來請業者日衆答問講說衎衎然
每入而不見女在側輒悵然不樂其在則未嘗不歡
如也庚辰七月十七日遽因乳疾先居士死居士哭之
之慟葬之于廣州月谷里乙坐之原八月十八日也
女生質特溫恭慈良自幼嬉戲於兄弟間亦鮮有忿
色違言於父母可知也及嫁事姑謹友君子莊而不
雅獨不能便給修飾爲世俗婦女態姻黨或不知其
賢也伯祖谷雲先生叔父三淵子每愛呼與語待以

女士一家諸女莫敢望然羣居退遜壹如無能者嗟
斤斤服女事歸吳氏七年吳氏之人未嘗見其一覩
書監明仲亦然其靜密如此顧嘗私謂兄弟曰吾得
爲男子無他願但願結屋深山庋書百千卷蕭然老
其中足矣及與明仲語輒推此意而告之曰誠能爲
此吾當饁耕餕蠶以供子衣食又每勸明仲及時力
學以經術文章自立曰沒世而名不稱君子所疾也
燕私之言蓋止此而已金氏出高麗太師宣平左議
政文正公諱尚憲同知中樞府事諱光燦領議政諱
壽恒郎居士三世居士名昌協配延安李氏副提學

端楨女也明仲皇考諱斗寅刑曹判書贈領議政忠貞公祖諱鸞慶尚道觀察使所乳子曰應大今六歲始女死居士即有意銘其墓既而崇謙死尋又仲女死因以及於大故悲哀痛酷不復能爲文居士昔嘗爲一家殤女作墓文女時見之曰是尚得翁文爲不朽其死葬不幸也聞又謂明仲吾女子也恨無功德見於世無寧蚤死得吾父數行文以鑱墓石今女既死矣而吾不以時爲銘即一朝溘然父子之目俱不瞑於土中矣遂忍痛流書以掩諸幽嗚呼是誠識耶其果得其幸願者耶銘曰

女子身儒士識生翳然死更惜命在天莫與力銘在表尚不泐

豐巖集卷之二十七

農巖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神道碑銘

刑曹判書贈領議政謚忠貞吳公神道碑銘

墓碣銘

孝子贈吏曹叅判成均進士金公墓碣銘

吳忠貞公元配閔夫人墓碣銘

吳忠貞公繼配金夫人墓碣銘

墓表

李觀察殤女墓表

仲父退憂先生墓表

二 行狀

農巖集卷之二十八

神道碑銘

刑曹判書贈領議政謚忠貞吳公神道碑銘 幷序

上之十五年己巳 中宮遜位判書陽谷吳公斗寅
與參判李公世華應敎朴公泰輔等八十餘人請對
上書極諫吳公實爲首 上震怒三人皆杖流遠地
吳公至坡州朴公至露梁江皆道卒獨李公不死後
六年甲戌 上大悔前事旣迎還 中宮正位坤極
首念二公忠死特遣官致祭贈吳公爵議政府領議
政謚忠貞朴公吏曹判書旌其閭曰忠臣之門有請

立祠祀二公者皆聽之於是國人胥悅自紅女荛夫無不感歎㵼泣慶天道之定而或者猶悲二公不得如李公無死以快覩 壼位之復君子曰不然人臣而爲 國母死此大義也然而古鮮有蹈焉者至二公以諫死而此義始明夫諫而或死或不死天也然不死則其爲烈亦不彰而其感人猶不深也故爲二公者必死而後可以愧一時在廷諸臣而塞奸壬之禍心不然當日之禍豈止於此哉且聖人之過雖如日月之食然其更也未有若今日之遄者亦安知非二公之死先有以感動之也是則今之爲今固二公一

死之力也而從而悲之不亦末哉吳公字元徵海州
人爲人沈靜簡重不事矯飾少穎秀有文十歲隨皇
考天坡公于海西　皇朝副摠程龍使來見而異之
命題賦詩公援筆立就用漢程不識爲比程公大驚
歎厚饋珍幣公悉辭謝只受一箋程公益加敬重曰
他日未可量也以其詩載皇華集公於是名聞中國
矣戊子魁進士發解遂登上舍己丑擢別試壯元例
授成均館典籍兵禮二曹郎屢拜司憲府持平掌令
執義司諫院正言獻納司諫弘文館修撰校理　孝
廟時請路推刷奴婢督察嶺南三南置營將數行操

鍊又將爲　東朝修理宮殿公以正言因災上疏歷
言其弊尋又與同僚上劄請緩推刷恤刑獄納諫諍
厲臣工　上獎其忠讜得諫臣體已而因刑獄事略
示未安意公陳疏自劾後數日　上召見諸諫官慰
諭自咎失言公卽進謝仍陳時弊復如前劄指且言
內廐馬親臨步作之失　上嘉納大司諫俞㯙言事
觸　上怒被刑遠竄公以持平屢爭之　上怒免其
職正言時有宮奴死於訊杖內司請罪刑曹吏公以
謂內宮而請該吏罪其漸不可長啓請其罪從之
顯宗朝以獻納偕同僚上劄請修省節儉與學禮賢

且陳時弊數事並見聽納 上將閱武公在玉堂上疏言天災洊見饑饉厲疫宜謹出入之節以盡修省之實 上賜答優厚禁府奏當獄囚 上用特旨爲輕重公以司諫言其不可且劾禁府不能執奏失有司體 上怒免之後又以執義因虹變上疏極言災異甚酷而上下恬嬉政令因循宜先勉强學問存養對越以爲修省之本法 祖宗延訪之勤以通上下之情奴婢虛錄侵及族隣爲今八路痼弊宜速行査正以紓民困 東朝進宴溫泉行幸雖皆不得已亦宜隨事減省以恤民力又請疏滯獄以解寃鬱開言

路以來忠讜反復懇叩累數百言 上優答淸人以
我違犯約條遣使問罪蔽以贖鍰之罰兩司共劾
諸大臣不能以死自當致辱及 上躬 上大怒盡
逐諸言者承旨繳奏又下之吏公方直玉堂卽夜上
劄爭之明日又與同僚請對極論 上不聽公意猶
未已退更上劄言之後又請牽復諸臣辭益剴切不
報公前後在三司最多且久遇事論列不避觸忤亦
不以激訐彈射爲能一主於匡救而已間爲侍講院
司書文學成均館直講司成尙衣院濟用監正再兼
史局與修 仁 孝兩廟實録帶三字銜出爲慶尙

都事高山察訪海運判官北青判官洪州牧使間以
書狀赴燕又爲御史湖南其爲都事也以嶺南儒生
再亂試塲特遣公往鎭之卒以無事爲高山也以嘗
斥一顯官浮妄者銓路右其人反絀公以示抑揚北
青之出實自掌令時京城有無賴輩相朋結挾刃鬪
亂公使吏逮捕有王孫家奴亦在捕中屬公爲其地
公不聽督捕益急一日與持平閔公維重同退朝有
何人毆傷閔公御者見血公知王孫家奴恨公欲害
其人而誤中也卽與閔公同坐府中疾捕訊治卒斃
之杖下事聞 上怒並命褫職旋用喉司言還仍旣

又因僚臺激 上怒並褫補外邑大臣及三司相繼力爭不能得公即日赴官悉心奉職不以遷謫爲意其爲御史也承命閱視諸鎭軍實道臣私一邑宰前已以兵器事褒聞增秩又屬公善視之公至邑見其凋殺反甚即上聞抵罪諫臣咎公不並劾道臣論罷旋叙丁未冬以永寧殿修理都廳郎叙勞陞通政即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序陞至右承旨居頃之上疏請得一縣養母且有以自効遂拜光州牧使至則抑豪右恤煢獨敎子弟興于學尤約已節用以致蓄積會値辛亥大饑發以賑民民以不饑死朝令毋得受他

邑流民公乃更益置菱舍接而食之所全活甚衆道
臣御史褒聞賜馬且命加解以從民願入爲兵曹參
知參議承旨丙辰 明聖大妃有疾復常用侍藥勞
陞嘉善同知中樞府事兼副摠管歷漢城府右尹戶
刑二曹參判行判決事間充副价赴燕庚申以戶參
兼同知義禁府參鞫逆獄陞一資歷都承旨兵禮二
參間出爲京畿監司癸亥冬特授工曹判書出爲開
城留守未發遞 明聖王后喪監董方上陞正憲拜
漢城判尹兼知義禁都摠管丙寅出爲平安監司勤
於聽政惠而有威俸入外不私一絲西人至今稱其

廉先是公中子泰周尚 顯宗大王女明安公主丁卯夏公主卒 上特命公釋官歸覲遂知中樞府事己巳春拜刑曹判書公少以嵬科登朝踐歷淸華素性謙退又惡黨比病國常介然自守不肯頡頏推挽立名論爲當世重惟日杜門看書而已以故通顯以上宰多處冗散及子爲駙馬益自挹損於朝政時議一無所與至是羣小秉政連起大獄公以知義禁三召不進下吏削職四月 上下敎廢 中宮公聞而流涕曰吾受 四朝厚恩忝位卿宰今國事至此寧可以罪廢爲解喑無一言遂書會同志數人議共上

疏朴公亦方與諸名士會議此事聞公所在即來會
或慮疏辭太峻則無益而有害公曰事已至此死何
足恤疏入至暮批不下諸公皆待命闕外李公曰吾
輩雖罷散亦一外朝廷不可一疏而止當以得請爲
期公微笑曰恐不及如公言夜二鼓 上遽以步輦
出御仁政門趣命設庭鞫有司供給不暇闕內外震
動公與李公先被逮入朴公繼之左右觀者無不驚
怖失色而公又老病體羸人益危之然視公動止恬
然如他日時 上怒已甚禍在不測在廷諸臣環視
噤默不爲一言大司憲睦昌明反目公疏爲凶慘公

於是被考幾死而辭理終不撓明日命減一死安置義
州甫出獄京城士女塡道諠譁競就獲與前願見忠
臣面貌及卒知與不知莫不流涕時年六十六公身
長不滿六尺容貌溫然口若不能道辭者及一朝遇
變輒以忠節自立表臣道扶人紀百世可傳君子於
是信其有守焉方議疏事也或謂公處地異於他人
宜毋爲首子弟亦以此泣諫公皆却不聽世或見公
特以官高居前列而豈知其慷慨奮發能自判死如
此哉公曾祖諱定邦慶尙右兵使光海將廢 母后
脇百僚廷議對言臣武夫只讀史畧第一卷烝烝乂

不格爲一句聞者壯之祖諱士謙宗親府典簿贈左
贊成以孝聞天坡公諱翽官至慶尙監司贈左贊成
以文章政事顯早世不盡用妣贈貞敬夫人固城李
氏兵曹參判諱成吉女公實天坡公弟司僕主簿贈
吏曹判書諱翔之子也李夫人無子取以爲後公凡
三娶驪興閔氏判書聖徵女原州金氏學生崇文女
俱贈貞敬夫人尙州黃氏府使埏女封貞敬夫人有
五男六女男觀周生員有才行蚤歿女郡守南宅夏
閔氏出男鼎周直長女李字兵金氏出男泰周晉周
履周女縣監金昌說修撰崔昌大金令行李縡黃氏

出南宅夏二一男道揆進士道振一女閔季洙金昌說
二男二女金令行二女皆幼公少孤篤孝侍大夫人
五十年未嘗少失其意旣老矣事仲父知事公禮節
甚備平生不問家產不通賂遺宗族食於家者常十
餘人嚴於官守人不敢干以私常喜談國朝典故先
輩好事聽者爲之忘倦公以五月初七日卒其七月
初九日葬于陽城天德山先兆內巽向之原昌協少
未習公公沒而始以其女歸公子晉周爲婦今者都
尉公將樹碑墓前請余曰素知子不與人爲墓銘然
於一家未能盡廢以吾弟之婿於子也敢藉是以爲

請昌協屢辭不獲謹叙而銘之曰
惟古觀人必觀末節士方平居罔不揭揭變故臨之
鮮能自立公惟恂恂內篤操執不矜不飾不競而馳
退然而居衆莫之知及其奮義勇奪賁諸其義伊何
坤極之扶有臣盈庭幸國之禍匪臣伊助如膏於
火公犯其焰以死易忠揭是彝常懲彼奸凶國與有
立理罔終忒　宸心悔悟如日斯赫煌煌褕翟復我
壼儀　王曰噫歟忠臣予思何以贈之上公之尊
何以旌之棹楔于門追典大備榮施九幽自初幾時
未行半周孰云皓天必于秋反有欲爲忠尚宣知勉

豐碑屹屹赤城之岡作詩深刻用昭無疆

墓碣銘

孝子成均進士金公墓碣銘 并序

我曾伯祖右議政文忠公仙源先生以崇禎十年丁丑殉義于江都國家旌其閭曰忠臣之門文忠公有曾孫曰進士贈吏曹參判諱盛遇與其叔父德山公壽民皆以孝沒皆旌閭君子歎曰懿哉忠臣之世其有孝子也孰謂芝醴無根源哉公字際而文忠公季子吏曹參判諱光炫之孫德山公兄水原府使諱壽仁之長子生美皙明粹飭躬莊而與人仁愛臨事持

論斬斬不苟逮文忠公時甫六七歲矣文忠公特奇
愛之雖他人見者亦皆以爲眞文忠公孫也及長好
讀書務記覽爲文辭贍敏煒燁每試輒高等遂與季
盛運同取壬辰榜進士聲譽方日興不幸遽卒年二
十八公自兒時已善養母夫人疾積廿年不懈其疏
也斮指進血及喪毀甚執禮如大小連已而府使公
疾又疏君益憂遑不欲生潛爲文累百言泣禱于神
引刀割股得血數升許試之其效若神傍人視其創
皆大驚無人色旣而讀其文又無不泣濡衣也於是
府使公疾旣間矣公則調護益勤擣藥必身操杵臼

豐碑屹屹赤城之岡作詩深刻用昭無疆

墓碣銘

孝子成均進士金公墓碣銘 幷序

我曾伯祖右議政文忠公仙源先生以崇禎十年丁丑殉義于江都國家旌其閭曰忠臣之門文忠公有曾孫曰進士贈吏曹叅判諱盛遇與其叔父德山公壽民皆以孝歿皆旌閭君子歎曰懿哉忠臣之世其有孝子也孰謂芝醴無根源哉公字際而文忠公季子吏曹叅判諱光炫之孫德山公兄水原府使諱壽仁之長子生美皙明粹飭躬莊而與人仁愛臨事持

論斷斷不苟逮文忠公時甫六七歲矣文忠公特奇
愛之雖他人見者亦皆以爲眞文忠公孫也及長好
讀書務記覽爲文辭贍敏煒煒每試輒高等遂與季
盛運同取壬辰榜進士聲譽方日興不幸遽卒年二
十八公自兒時已善養母夫人疾積廿年不懈其歿
也哲指進血及喪毀甚執禮如大小連已而府使公
疾又歿君益憂遑不欲生潛爲文累百言泣禱于神
引刀割股得血數升許試之其效若神傍人視其創
皆大驚無人色旣而讀其文又無不泣濡衣也於是
府使公疾旣間矣公則調護益勤擣藥必身操杵臼

朝夕走牛下取酪必自其手不一假之人風雪甚寒無變竟以是得疾乃更自力治湯劑如未疾時日伺公奏廁就視便色何如疾甚亟問其寢飯狀諄諄不絕口既沒遠近聞者皆愕曰孝子死其無天道矣其知公深者則曰惜也豈徒孝子殆國器也使其不死必益大文忠公家矣蓋昌協嘗聞於先君子亦云我金實安東大姓公出自昌寧成氏縣監弘憲其外祖也配南原尹氏牧使衡聖女仁孝淑哲博通書史凜然有士君子識度哭公三年隣里聞其聲輒爲泣下親授二子書訓厲誘掖身兼父師二子卒以成立娣

姒同巷居三十年無纖芥瑕尤宗黨歎服長子時傑
文科全羅監司推恩贈公今官娶牧使沈瑞肩女二
男今行正行四女趙景命朴弼彦餘幼次子時保進
士工曹佐郎娶郡守尹抗女一男純行二女李敦其
一幼公生於庚午卒於丁酉十二月八日始葬結城
縣壬申改葬洪州葛山朝驛谷負乙之原實參判公
墓兆後別麓也監司兄弟屬昌協銘其碣昌協平生
所聞公友愛睦婣他善行可書者多矣然皆孝之餘
也不具述只書其大者而系以銘曰
文忠之忠公死於孝是日克世于光有耀嗟來其謹

尚亦則傚匪公之銘以砭不肖

吳忠貞公元配閔夫人墓碣銘 幷序

夫人姓閔氏系出驪興高麗平章事文景公令謨之後高祖諱起文副提學曾祖諱涖贈兵曹參判祖諱有孚戶曹正郎贈左贊成考諱聖徵戶曹判書肅敏公以剛直材諝名顯 仁祖朝妣昌原黃氏進士庭悅女夫人生而穎秀淑哲少受小學家禮略通大義絶不以自衒父母奇之十四歸于首陽吳氏爲忠貞公諱斗寅之配爲觀察使翻之冢婦觀察公前已棄世夫人事姑及王姑壹以至誠撫或有違及王姑喪

承重持服饋奠必慤門內稱其孝敬旁及親黨愛而
能施其沒也甞爲涕出夫人生於天啓乙丑十月十
八日卒於丙戌四月廿四日從葬陽城縣西吳氏先
塋癸坐之原忠貞公後官判書夫人旣累贈貞夫人
矣及公卒而朝家褒其忠特贈領議政夫人又從贈
貞敬夫人有一男一女男觀周生員有文行早歿無
子女適府使南宅夏生二男道揆進士道振一女閔
承洙忠貞公再娶金夫人有一男男昌周監察三娶
黃夫人有三男四女男泰周海昌尉晉周履周女適
判官金昌說校理崔昌大士人金令行奉教李宇鼎

曰

以名卿子爲忠臣婦婦人之榮百世不朽

吳忠貞公繼配金夫人墓碣銘

贈貞敬夫人原州金氏刑曹判書贈領議政忠貞吳公斗寅之繼配也其先出新羅敬順王高祖諱璵典設別檢贈吏曹參判曾祖諱斗南同知中樞贈戶曹判書祖諱海龍成均生員考諱崇文業文早世妣清風金氏領議政文貞公堉之女夫人以崇禎辛未二月廿三日生幼卽端恵寡笑語及嫁事尊章以敬承夫子以順撫視前夫人子女恩愛篤至由衣服飲食

必先已子親黨皆稱之癸卯四月初八日疾卒葬於陽城縣西吳氏先塋坐癸之原吳氏出首陽觀察使贈左贊成諱翽典簿贈左贊成諱士謙卽忠貞公考與祖也忠貞公元配閔氏生一男一女男觀周生員有至行居夫人憂以毁沒女適府使南宅夏夫人生一男一女男禹周監察女奉笄而夭後夫人黃氏生三男四女男泰周海昌尉晋周履周女適判官金昌說校理崔昌大士人金令行奉教李舜甫宅夏生二男一女男進士道揆道振女閔季洙始夫人嫁明年忠貞公擢魁科及公累官亞卿而夫人已先卒不得

享其禄尚得贈封如公秩後朝家追旌公死諫贈爵領議政則夫人又加贈如其秩嗚呼其始終之際亦可謂哀且榮也巳矣是爲銘

墓表

李觀察殤女墓表

昔夫子有言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蓋傷之也而揚子雲嘗以其家童烏擬於前所稱者余以謂不獨男子爲然雖女子宜亦有之而閨房之慧卒湮晦不章此尤可悲焉余外兄觀察使李公瘞其殤女於廣州光秀山先壠之側屬余表其墓而余不忍辭

者良以此也觀察公名濡系出　世宗大王別子廣平大君諱璵配咸從魚氏觀察使震翼女以癸丑九月廿一日生女幼聰慧早成孝友仁恕俱過人遠甚死時年蓋十七可以嫁而未嫁也然於禮所稱德言容功皆已閑習初不煩姆教也至其辨事理當否而決於取捨尤不類小弱女以此觀察公甚愛之每惜其不爲男也而乃竟蚤死不得以梱內之治助成世教豈非所謂苗而不秀而尤可悲者耶然而程孝女之賢年止廿五又未嫁以死而其懿美著於後世者以有伊川之誌焉耳惜乎以女之似孝女也而所以

託不朽者非其人也然後之人尚哀其不幸而無或
裒其數尺之封則亦觀察公之志也歟

仲父退憂先生墓表

公諱壽興字起之號退憂堂安東人高麗太師宣平
之後考諱光燦同知中樞府事贈領議政妣延安金
氏牧使瑑之女同知公實府使贈贊成諱尚寬之季
子出後叔父左議政文正公清陰先生諱尚憲凡生
三子公其仲也府使公嗣子承旨贈領議政諱光爀
無子公又出爲其後公爲人聰達果敏寬簡慈惠少
學于文正公克遵義方 仁祖戊子中司馬一等

孝宗乙未擢庭試明年又登重試始隷承文院歷注
書翰林春坊玉堂諫院吏兵曹郞知製敎辛丑通政
廣州府尹大司諫承旨大司成兵曹叅知叅議甲辰
嘉善京畿監司漢城右尹都承旨丙午資憲戶曹判
書丁未崇政左叅贊庚戌崇祿漢城判尹摠戎使江
華留守判義禁癸丑特拜右議政自釋褐至是僅十
九年矣明年進首相以議禮不順旨謫配春川乙卯
放還田里庚申更化起拜領中樞戊辰復爲首相己
巳禍作安置長鬐庚午十月十二日卒于謫所壽六
十五越四年甲戌姦黨屛竄首命復官賜祭公始與

吾先君相交登朝同闈詞科淸名雅望並臨一時已
而公特以才猷顯度支之政論者以謂近世少比然
公雅愛儒術尤喜讀朱子書前後再稽皆在吾先君
中議去位之後公見陰陽消長已兆而一意以匡
主德扶士林爲事他不顧問遂再被竄逐卒以瘴歸
以視吾先君雖受禍有輕重而君子謂其守正不撓
畢身殉國皆不愧爲文正公孫云夫人南原尹氏牧
使衡覺女生二男昌烈矢昌說判官五女縣令洪澤
普郡守宋光涑牧使李喜朝校理李晩成士人李聖
佐昌說三男三女皆幼外孫男女二十餘人公始葬

楊州栗北里承旨公墓下尋因菑患改卜吉于其西二里負壬之原亦先兆也後十年辛巳昌說始樹表阡上屬不肖從子昌協略書其陰如此若其本末具載昭示後來則當有神道之刻焉爾

夫人南原尹氏承政院承旨喆之孫星州牧使衡覺之女二十歸于公性柔惠寬簡於物無攖猜於事無滯礙其處先後間克善終身無間言聰悟強記博通經史凡世治亂人賢否得失無一不明辨雖矜重名節當己庚之際變故酷矣猶時時泣涕顧子弟以大義相寬譬終不作怨悔語其識度如此

生於天啓丙寅十二月十五日卒於崇禎後丙戌
九月初六日以其十一月初六日祔葬于公左昌
協謹又附記其事於墓石之傍

淑人申氏墓表

京城東四十里楊州之郡碭里有族位而葬者曰高
靈申氏其東南數里栗北里有族位而葬者曰安東
金氏有自申氏歸金氏而沒而反葬于申氏者曰淑
人韓山郡守諱光栻之元配申金俱世望族也淑人
之考曰滉齊用正贈領議政祖曰應榘承旨贈左贊
成妣曰星州李氏同知中樞垧之女郡守公之考曰

尙宓慶州府尹裡曰克孝敦寧都正贈領議政淑人
生于萬曆丙辰十月初九日以乙未三月十二日卒
考議政公誄之曰孝友端良精明英透可見其德之
懿也盖淑人嘗一再乳不育卒無子郡守公繼娶咸
安趙氏亦無子趙氏取養族孫昌業以奉其祀卽余
弟也古者支子廟見而死歸葬于其黨若淑人之葬
不于金氏而于申氏乃其願言然耳非禮之正然二
氏之阡欱積相望如一山焉雖葬于申氏而猶金氏
也亦何傷乎雖然不有以表之恐後之惑也故昌業
爲樹一石墓前而使余識其陰

同知中樞府事李公墓表

公諱行健字士以全義之李遠有代序至淸江公諱濟臣益文公其曾孫也萬曆壬子選司馬崇禎戊辰登文科歷二十一官以同知中樞府事終焉其顯著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掌令侍講院弼善承政院承旨而已公在童孺卽爲南文貞欽所賞識及其儕友論者亦謂公時平可作度支世亂可任將帥然公坦直自信不與世爲俯仰其爲正言也論事背時議幾以是廢然知公者顧尚其風力爲復置臺職以俾其譏公則遂懇求外得仁川去蓋自知齟齬難偶矣

及爲永興得疾歸益遺棄世事閉門飮酒間出爲淸風亦不久而歸凡優游閒居十六年以卒公雖外若無修飾者內行甚備其爲邑尤以廉白得民心此皆淸江公遺風也公卒於甲午八月十一日壽六十七葬于楊根先兆辛向之原後贈吏曹判書祖諱著後承文院正字考諱重基新溪縣令妣豐川任氏初娶全州李氏再娶靑松沈氏生二子萬雄文科觀察使萬鍾學生早夭側室三女權諄鄭時弼一爲羅斗天妾觀察二男徵明文科參判徵夏判官四女沈權李世熙鄭重霦韓世良學生二男徵善徵獻內外曾玄

若干人往在丁卯年間叅判公託余識公墓石余諾之未暇作而叅判卽世今判官君又以爲言余惟公之事行碑誌具矣余以晩出何能有發於其外獨念少侍先君子每聞曾祖文正公亟稱新溪公之賢曰其天生公輔器也惜其不及大用於世及先君子臨終語及平生執友亦稱觀察公爲最賢也曰純粹潔白表裏洞然立朝言論侃侃有古諍臣風余小子竊識之不敢忘夫以李氏之族得淸江公爲重已大矣唐之房太尉家盖不足道而公之以爲父與爲子者又如此其賢則豈不尤有光矣乎故書之以見公之

無憂而且以見其德之有源有委如此

亡兒墓表

維楊州東南五十里鳳頭山之陽有坐巽向乾而墓者其高不能四尺其下有有才有行且有志而不幸短命死者曰安東金崇謙字君山左議政文正公諱尙憲之玄孫同知中樞府事諱光爕之曾孫領議政諱壽恒之孫副提學延安李公端相之外孫其生以崇禎紀元壬戌十月三十日子時少卽卓爾不羣正直仁信明白通達學書不帖帖行墨精識妙解提出人先古論英發痛快如利刃破竹尤慷慨有高氣

視世之齷齪猥瑣無足當其意貨利聲色廓然不留
情所好者獨山水與文章耳其父昌協遭家難不仕
自少從出入農巖三洲間耕漁讀書間則游楓嶽天
摩登華山絕頂有揮斥八極之意前後賦詩數百篇
類皆奇峻蒼老不作近時熟軟語觀者咸驚嘗謂爲
得少陵格法然雅獨慕古人大節不肯以章句小儒
自命意欲經事綜物爲有用學其所商略講畫惟一
二朋友聞而深許之雖其父亦不盡知也偶得疾以
庚辰十月二十日卒十九而死於是其父無他子其
妻朴氏又無子兩世血胤絕矣皃本無夭死法天以

其父無實而盜善名疾而降之罰以奪其嗣其父號呼鬼神終莫能贖遂以其十二月二十六日葬于此旣又懼百世之後莫識其爲誰氏子也泣血泚筆書石以明告來者使知其人之可惜

李恭人墓表

恭人姓李氏系出延安副提學贈吏曹叅判靜觀先生諱端相之孫而今淸風府使喜朝同甫其父也十七嫁爲昌原黃慶河妻十九從其舅鎭通川任所去父每八百里死于嶺東海上實甲申十一月癸亥也通川君扶柩踰嶺以明年某月某日某甲歸葬于廣

州樂生村卯向之原距黃氏先兆僅里許恭人之死也盖以免子而子又同時死不育其夫盡哀之於葬也請虚其右以擬身後通川君憐而聽之旣又泣而告同甫曰吾婦之死其殆吾之無祿乎始婦入吾門見其英明敏慧及執婦道處其有誠吾夫婦甚愛之然猶曰此其始來然耶旣而愈不懈至三年一如其初則知吾婦之果賢也今不幸死矣且又無子不有以表之來者何徵又何以塞吾二人之悲於是同甫亟以書來求余識其墓余不忍辭爲具書通川君之言如此誠以婦人之行莫難於得舅姑心其他不足

諱萬兩恭人毋安東金氏領議政諱壽興女余之從妹也

行狀

大司憲俞公行狀

公諱㰒字方叔杞溪人其先有稱俞三宰者仕新羅末爲阿飡吏失其名而俞氏之譜自此始在高麗朝有諱汝諧官司宰主簿同正以直道忤權臣謫死海島其後元傳而爲戶曹判書諱絳則公之高祖也方陳復昌尹元衡用事秉正不阿幾及於禍卒謚肅敏曾祖諱泳慈山郡守祖諱大儀贈吏曹參判皇考諱省

嘗江原道觀察使光海時爲賊臣爾瞻所搆陷下獄
危死會 仁廟反正得脫後贈左贊成妣綾城具氏
典牲參奉濟之女以丙午十月初七日癸卯生公于
漢陽盤松里第幼峻茂異凡兒稍長學于家庭刻厲
勤勵藝業蔚然遂中丁卯司馬癸酉登文科選補承
文院坐微眚罷叙爲承政院注書侍講院說書丙子
薦入藝文館爲檢閱公自在庠序已見重士友期以
公輔至是秉筆入侍 仁廟目其進止曰此宜宰相
步矣是年冬虜傾國入寇急書至數日廟議勵勤訖
無定筭公慷慨揮泣直趨入體察使金瑬坐處金公

謂其將斥和遽奮發罵曰爲此年少輩誤事國必亡也公不爲沮顧盛言賊報入京師累日而羽檄不復至烽火亦不一舉是必爲敵鋒所阻而廟堂之上束閣出一計畫一策何也金公郎下座執手問計策所出而虜騎已薄都城矣遂扈駕入南漢請 上出御正殿勅勵將士令一意戰守 上亟從之朝議將以王世子出質公方在 上前記注聞卽出位力爭辭氣激烈聞者偉之丁丑扈還歷待教奉教陞成均館典籍兵曹佐郎司諫院正言薦入弘文館爲修撰校理出爲京畿都事未拜以親嫌遞戊寅爲司諫院

獻納吏曹佐郎秋以校理坐罷守禦使李公時白白
上言俞某可大用雖在罷散請辟爲從事 上許
之冬叙拜校理吏曹正郎自是出入周流不離玉堂
諫院銓曹而常帶三字銜庚辰陞議政府舍人弘文
館應教司諫院司諫兼侍講院弼善間爲司僕寺正
七月以司諫應旨上疏略曰臣聞災莫大於人謀不
臧而天變次之今人心陷於利欲而義理晦塞士習
騖於進取而廉恥都喪朝廷之上舉措失宜好惡不
公大官悠泛小官恬嬉各自爲家計 殿下獨不自
爲家計耶 殿下非無好善之心而猜持公議慷慨

論事者輒加摧折浮沈流俗循默取容者寵以爵祿
使三尺之童得以窺 殿下之淺深如是而欲致治
不幾難乎 殿下非無恭儉之德而大亂甫定瘡痍
未起迎接淸人一新輿臺識者之寒心久矣竊聞尚
方所供或求精好則親自點退詰責工匠是雖未必
盡信若能如漢文之衣綈衛公之大布則此言奚爲
而至哉 殿下願治之志非不切而委靡偷惰一日爲
潰裂者由不得其人也古人有言才不借於異代舉
一世無一人才臣未之信也今 殿下徒欲循常守
例考資格視親疎而不問人器之相稱衆望之可否

是何異於按圖而索驥乎朝臣之不顧利害盡言無諱者乃愛　殿下也忠　殿下也察其中公明正直可當大用者信任勿貳則草野之士皆將願立於朝矣　殿下一洒之志豈但已也然一日二日奄過四年接首强隣死生惟命春宮大君並被拘質五歲元孫未免北轅從前乞憐之效果安在哉幸今天誘其衷脫還有期時難得而易失事易去而難追伏願殿下深惟遠圖毋使再誤焉　殿下自下城之後堅定此志明賞罰審用舍掃除舊習樹立新規保守封疆捍衛根本隱然有難犯之形則禮節可更也歲幣

可減也春宮可還也元孫必不遠也兵糧必不勤也
此志不立畏懦撓奪以有限之土物應無厭之慾欲
苟冀姑息僥倖朝夕驅我赤子勤攻父母自剝膏血
以事強暴皇天安得不震怒民心安得不離散災沴
安得不薦臻伏願 殿下毋徒沮喪益奮有爲之志
毋自菲薄以塞忠諫之路也臣聞天地不交則萬物
不遂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未有君臣之間情意不
孚而能成治務者也我 世宗 文宗 成宗大王
接遇臣隣恩禮備至三時講書之外夜引玉堂之臣
講論從容問古今治亂民間利病便服袒對只張一

獨此非 聖明之所當法者乎臣屢得入侍伏見
殿下於羣臣之言罕相酬答夫君臣名位懸絕雖虛
心延納酬酢如響常患下情之抑塞況淵默以待之
嚴崇以臨之乎今宜於寢室便殿不時召對簡其繁
文坐臥接見何必備儀物臨正殿然後可也宋又言
吳達濟尹集等之出敵陣也 殿下引見賜酒曰汝
之老親妻子予當終身護恤事定之後因筵臣陳啓
月給米六斗而曾未有一番特恩請申命有司特加
存撫亦收拾人心之一大助也且古人或得罪當時
猶有伸理褒贈之典況此三臣初非得罪於 殿下

到今憖錫有何所憚假令彼人聞之必不以此爲我之罪也疏入 上嘉納九月承命廉問北關在道擢拜承政院同副承旨陞右副十月始復命條上便宜七事皆蒙施行辛巳遷禮曹參議俄還承旨贊成公年老退休于淸風公乞外得醴泉以便養而邑亦大治未幾從省贊成公于淸風時公實已有歸志蔡無意還邑邑人聞而大蹙日走公請還公使諭之曰藏幷償秏本非我所忍苟欲我還必盡納適糴而可不然我亦不得還矣於是良吏相告推恐或後以失公男女負戴爭輸數日而畢公本知邑多適糴度邑

必不能以時償故設言此以阻其請至是爲黽勉還
邑會邑有歧麥之異人以比張漁陽翼年春以親疾
辭歸老稚攀挽不得留至有啼哭於道者旣去爲勒立
石頌德僧徒又建閣以庇之人有抱寃不伸者輒走
哭其下過之必下馬甲申拜右承旨歷兵曹參知參
議又兼備邊司提調以堂上官而與聞廟畫蓋一時
之極選也乙酉拜慶尙監司倭差至東萊頗肆恐喝
公數徙來接待應之有方倭人卒不能售其計將去
謂萊人曰吾無所畏畏方伯怒回耳滿歲遞歸除承
旨遷拜禮曹參判遷都承旨兵曹參判同知義禁府

事冬拜司憲府大司憲啓請疏釋滯囚以召和弭災
從之會大君家奴犯僭衣之禁禁吏執之大君怒縛
辱禁吏公與同僚啓言反正之初宮奴之作弊者法
司得以治之曾未幾何國綱解弛憲吏不敢下手於
宮奴然未有如今日之舉者也惜乎 聖明在上而
大君秉忿徼鑽至此尚何以革後習振頹綱遂引避
請遞 上以其言直優容之頃之爲大司諫會天旱
公啓言天道神明災不妄作一婦抱冤足以感傷和
氣況前後遷謫當赦不原之人豈無掛心呼天不能
自白者乎今宜渙發德音赦過宥罪以爲慰悅人情

導迎和氣之助時姜獄之後人多坐羅不得原赦故公再請審理而辭旨特深切。上亦知其意答曰罪囚固當審理救護姜獄之類則不宜并論也翼日公又上劄極論弭災之道大要在恤民隱愼官方振紀綱恢言路而其末又請審理益切。上優答四月遷拜都承旨冬出爲京畿監司秩滿還西樞俄爲大司諫己丑春以漢城府右尹丁賛成公憂服闋拜都承旨再爲京畿監司秋。孝廟幸長陵駕次高陽橋崩墮衛士馬　上以公不善檢飭怒甚欲杖之會有救者得免遂配德山明年春移洪川未幾宥還今四

筵臣言特叙拜禮曹參判副摠管癸巳以謝使赴燕
還加一資爲京畿監司力辭不拜拜禮曹參判丁繼
母李夫人憂乙未拜刑曹參判大司諫以前任司寇
時事坐罷丙申夏叙拜兵曹參判同知成均館事先
是承旨裲道三赴入燕廂與麟坪大君語而誤稱臣
未幾有徐忭者上變告大君以道三事爲言 上既
怒誅忭而臺諫亦劾道三妄發遞之物論猶未已至
是公爲大司諫入侍榻前啓言道三平日不能謹愼
知大君在廂而輒入座又其妄發非細今但遞職勿
情未快請罷之 上震怒曰爾某欲以妄發爲實事

其心可知前日敎誘徐梓者必此人也予爲人主獨
不能保一弟乎遂命特遞諫長下金吾嚴鞫厲聲詰
案殿上震動左右皆驚恐失色右相沆之源進曰某
之論道三豈有深意自　上威怒太過誠爲未安
上曰以此奸邪人爲諫長是大臣不能擇人也待罪
可矣今不殺此賊無以爲國金吾官有怠慢不遵命
者予當先罪之諸臣皆拍顧戰慄不敢發一言而退
是日公即金吾受刑而　上又命加刑人皆謂公必
死而亦無敢救者司諫尹鏶自其家聞之即馳詣臺
獨啓曰俞某職爲諫長方纔晁侍而　殿下捽縛操

撲加嚴訊焉是尚何忍且審理之命甫下而羣有駭動一國之舉在廷莫敢一言安用輔弼公卿爲哉臣官以諫爲名不敢隱默以負君父時 天怒方震人皆爲尹公懼而尹公亦自意必攖重禍 上顧賢尹公側救不允於是金吾得因橐啓不加刑而大臣三司又交章力爭遂得減死論是日徵尹公則公幾不免矣公之在獄也家人入視神氣恬暢如平日顧命發事甚治及是命安置絶島既發行而臺諫又爭之久後始因李公景奭言命移平海公遂改路過嶺居一月掌令權諰又言之遂得放還公卽歸廣津田舍

葺數椽居之日與賓客子弟賦詩爲樂盖泊然無復
世念矣居四歲始因言者特叙　顯廟初除錦城縣
監公素謹於居官及是愈益恐飭子弟求官紙寫言
公不與曰吾僇人也幸蒙恩爲邑喫飯外雖一毫不
敢妄費也無何被帥臣誣侮棄歸庚子又拜京畿
監司公凡四爲是職而三拜命其治不用請託尤嚴
黜陟之政有所善大臣子在屬縣公察其無善狀輒
用下考黜遣之人以爲難是歲大饑人死亡甚多公
爲節縮繁費單心賑救饑民賴以活秩滿還西樞移
長憲府間貳禮兵二曹壬寅出爲江華府留守公以

江都故保障重地而亂後二十年軍政不舉士氣怠沮請發遣御史試才論賞以激勸之又請罪人徒從者勿令定配本島以貽土民害皆從之癸卯春以疾遞歸自是數年之間累拜兵刑曹參判大司憲大司諫左尹間爲都承旨判決事而爲兵曹及憲府尤多丁未出爲開城府留守府當孔道使命絡繹民以困弊公至則痛節損用度其使命羹應皆有方便而參商之征舊爲私用者悉歸之官庫以補民役於是民以大蘇旣去猶追思不衰以爲數十年最云戊申遞歸徧歷舊踐間又爲戶參右尹公早負儁望所交遊

皆一時名勝而市南兪公棨樂靜趙公錫胤滄洲金
公益熙尤相厚善公於諸公中登進最早及 仁廟
時已位亞卿人謂且大顯矣其後顧蹭蹬留落更入
兩朝數十年位不加進而後進少年多已同列或居
上人皆爲公歎積薪而乃公於宦情殊薄嘗欲退身
林野以終餘年對人輒用此爲言悵不能如其志晩
歲益欝欝也乃以辛亥正月十二日疾卒于正寢得
年六十六臨沒顧小子命岳申命名之義翛然無怛
化意訃聞賜賻祭如儀以其三月葬于楊州車踰嶺
𣏌子之原先兆也公資性厚重器度弘偉平居儼然

若不可犯卽而與之語忠實寬和聲氣藹如性篤於
孝五歲失母夫人以爲終身痛旣貴尤恨祿不逮養
語及必涕韓夫人嘗臨娩疾痛公聞之卽泫然侍者
旅問之曰吾思先妣生我劬勞自不覺感泣耳贊成
公疾病思黃柑幸得一嘗而公猶終身不忍食柑嘗
從人得遺札輒跪受讀之汪然涕下觀者爲之感動
與伯氏參議公相愛特甚臥起不暫離衣履服用未
嘗別異參議公沒事孀嫂撫孤姪恩意無間從弟病
沒親戚疑其癘無敢入視公獨躬爲殯歛而卒無恙
外王父無嫡嗣只有庶孫單孑無歸公取而鞠之旣

長爲治產授室使主其宗祀而祭具皆取辦於家又
爲伐石樹墓以致其誠皆人所難能也雅素儉約不
治車馬衣服晚得三子甚愛之亦不使衣帛門無雜
賓蕭然若寒士家顧性喜飲酒每遇不平事或親友
造室輒引滿取醉亦不及於亂尤遠女色雖當杯酒
燕樂未嘗昵戲動止有常則造次不失言色每遇烈
風迅雷必明燭衣冠而坐在官府終日治事整肅不
懈吏胥無敢仰視或歷數月未詳其顏貌然爲政寬
仁前後歷官中外未嘗妄用刑杖在戶曹嘗閱視庫
藏主守者逐物呼而數之至鍮鐵卽公嫌名也而其

人猶舉聲呼他吏在傍數數目止之猶不覺必盡數
呼乃已公顧笑謂吏曰是人迷騃若無苦止之也此
雖小事亦可見其氣象矣公始娶豐川任氏承旨孝
達之女賁美有婦德蚤卒未育繼卽韓夫人淸州六
娃奉事旬之女柔嘉孝順事君子無違治家御衆有
法度性好施親黨咸賴其賙給焉有三男一女男長
命舜早卒只有一男曰學基次命建命尚女適安相
吉側室子命龍內外孫若干人昌協晩生不及識公
公之沒也諸孤又皆幼穉平生行事多所不能詳而
命健掇拾聞見錄其梗槩屬昌協爲狀如此世有立

言君子尚得以裁擇焉

成均進士金君行狀

君諱盛遇字際而安東人我金氏肇自高麗太師諱宣平太師佐麗祖破賊有功世祀古昌郡社古昌後爲安東子孫遂著籍焉其後世襲冠冕七百餘年而至右議政文忠公仙源先生諱尚容左議政文正公清陰先生諱尚憲俱以道德節義致大名金氏於是益昌文忠公季子諱光炫官吏曹參判忠厚正直克世其家是爲君祖考考諱壽仁通政大夫水原府使妣昌寧成氏縣監弘憲之女左議政遯齋世昌之後

也君爲人白晳秀眉目在髫齔已聰穎邁倫文忠公奇愛之曰此我家芝蘭也稍長酷嗜讀書書未嘗去手夜或達曙不寢長者愛其悴奪其書藏之君輒竊而誦之於是文辭日就爲歌詩駢儷贍博敘麗與季進士君同出遊場屋試輒屈其曹偶遂同取壬辰司馬聲稱奕奕競爽人目爲雙璧君旣資才清茂尤篤於內行事父母至孝成夫人抱奇疾二十年竭誠致養如一日疾革斫指進血及喪哀慕致毁居處飮食壹循古禮蓋或過之而無不及焉府使公以患消中至丙申冬疾益甚幾危君遂潛詣屛處爲文禱神告

所以割肉療父之意其辭極悲哀泣讀訖即割股出血血可數升許以試之其效若神聞者莫不感動而傍人見其創者皆無人色君則神氣自如終不使府使公知人益歎服焉府使公疾旣間猶未復常君憂慮不解扶護將理愈益勤劇禱藥合丸必身親之朝夕供牛酪亦必自其手取之風雪無所避府使公愍而止之且卻其酪不服君勉爲承命者而卒不忍假之人遂以是得疾蓋前已毀於疏水又失血多至是益沈頓彌留竟卒疾時府使公視之雖夜必從燈下諦視其顏色私謂傍人曰親候視前時頗勝醫治當

蓋急乃更自力治湯劑如未疾時日伺公如廁就視其便色何如病甚猶亟問公匕觔與寢諄諄不絕口取親疾所用藥囊手封之置諸懷中蓋恐他費也其誠孝篤至至死猶如此君既沒遠近聞者知與不知莫不咨嗟歎惜或爲出涕曰孝子死矣天道安在哉後鄉里錄上其行義於朝特命旌閭先是文忠公立幢江部 國家旣表其里曰忠臣之門而君仲父德山公後亦孝沒俱被旌閭之典爲頭赤角並列一門人蓋信其爲忠孝家焉君生於庚午十月十六日卒於丁酉十二月八日得年僅二十八葬于結城梨樹

洞里戌夫人兆次壬申歿葬于洪州葛山朝軆谷坐乙之原寔參判公墓兆後麓也配南原尹氏牧使衡聖參女子男二人時傑文科都事時保進士時傑娶牧使沈瑞肩女二男令行正行一女趙景命一女幼時保娶郡守尹抗女一男純行二女幼君旣孝於親推而友兄弟睦宗族[illegible]盡其道接人無貴賤一以誠信和氣薰然襲人壹傾嚮至其辨論事理亦折人非義理所斷不可奪也居冠帶必飭灑掃必潔軆燕閒游息衣必於圖書筆硯一切俗事不以干其意工於八法古隸眞篆籀皆端雅有家法所讀書必手自抄

寓不爲界行而[illegible]天心闊狹不諧如繩畫然亦可見
其德性也曰協放[illegible]爲族弟然後君二十年而生君
又蚤[illegible]久識其[illegible]獨嘗聞諸父兄曰語及文忠
公諸孫必首舉[illegible]行之醇藝業之美而歎曰使某
在者必能克[illegible]自協竊識之不忘又聞故李
尚州牧每稱君曰如際而者何可得哉觀其家庭雅
諸欽蘇危坐劍莊愨端士及其杯酒歡讌披襟笑語
則[illegible]象便豪豁吾閱人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物也李
公於君爲姑夫其知之宜詳並著之狀末以備立言
君子之採擇云

農巖集卷之三十六

十四

曲辰

墓誌

神道碑

墓碣

墓表

行狀